



玉堂叢語卷之七

太史瑯琊焦竑輯

錢塘徐象檉校刊

長樂郡
振筆西
諸子本

賞譽

曾公魯修元史時景濂為總裁極推曾博雅嘗
坐論至夜分歎末學之空虛傷古道之寥落輒
相視蹶然一笑嚴陵徐尊生曰南都有博學士
兩人曾以舌為筆宋以筆為舌實相儷也

正統間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因居第別之

王堂叢書 卷之七
文定郡望每書南郡世遂稱南楊西楊有相才
東楊有相業南楊有相度故論我朝賢相必曰
三楊

邵二泉云論名臣於正統景泰間劉忠愍敦君
臣大義章恭毅明國家大紀于肅愍建社稷大
功皆願爲執鞭而不可得者

李南陽嘗曰臯陶言九德王翺有其五亂而敬
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彭惠安公贊翺

淡然無欲不識姜姬而况苞苴孰我敢施古三
不惑於公見之人皆以爲確論

丘文莊不屑一世每稱蔡介夫學醇行潔可方
古人

胸菴劉公語人曰在仕途肯讀書究理惟楊方
震蔡介夫耳

世稱丘文莊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
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爲中官作介慎二

也歷官四十載僅得張淮一園邸第始終不易
廉靜三也

陳憲副伯獻稱林文安翰曰賤者即之不知公
貴卑者即之不知公尊不肖者即之不知公賢
且智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公凜然不可犯也
石文隱為諸生時與兄戶部東濤公俱有文名
李文正每曰諸後進可托以柄斯文者其石氏
季芳乎

鄒東廓為野亭序摘稿云正德辛未益試南省
受知於野亭劉公逾月公賜勅掃先塋亟趨
以別公握手語曰吾歸不復來矣子國器也善
自愛寧直無媚寧介無通寧恬無競只此三言
可以觀野亭矣

世宗在藩邸時 獻皇帝語之曰吾楚有三傑
若知之乎兵部尚書劉大夏大學士李東陽楊
一清也 行略

胡世寧薦詹事霍韜云薦賢如不及論事常有餘孤忠勁節近世鮮儷

企羨

宋景濂四持文衡得人爲多接引後學惟恐弗及色溫氣和近之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朝廷英俊咸以先生爲法初奉勅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叅大政爲御史之列郡者相望四

方士得一見先生夸於人以爲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視之不敢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無賢若愚咸推先生爲大人長者及先生歸上面發後學無師之歎蓋先生之道內誠外恕一出於正故上下信服若是云

行狀

吳公名祐字伯宗幼而穎悟鄉先達葛元喆曰此兒玉光劍氣終不可掩洪武三年鄉試明年

禮部廷對皆第一

廖道南曰予遊翰林見有亭一區曰柯亭有柏二株曰柯學士柏何其流風遺澤令人永矢勿諼也蓋其孤介之節剛正之氣所漸被者遠矣薛文清爲御史時每至三楊門止投刺而去三楊慕其爲人恨不得一見後訪於朝班中誰爲薛御史始識其面其見重於人如此

刑部尚書楊寧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與瑄同事歎曰如薛公當於古人中求之

吳文定未遇時受知於徐武功有人來乞墓志公曰若欲名宦以榮親耶欲傳世之文耶其人言爲親不死計正欲傳世耳公曰若是則吳寬秀才其文足傳世者盍往求之

劉東山邑舉人張某會朝鮮使於鴻臚寺使見其貫趾因問公起居某詰其故曰吾聞中國有李西涯劉東山某復扣其優劣使畫地徐曰是

何待言鄉人令廣中遇安南使者入貢問曰爾鄉劉司馬遠戍西鄙今安否其為夷狄所重如此

嶺南人遊國學者北士必問曰遊白沙先生門否以一字一墨為驗而因以輕重其人焉玉賓先生別都御史朱英於蒼梧英預約東叅隨官埃先生至掖之從甬道出入先生力辭英歎曰古帝王尊賢之禮有膝行式車者况區區平若

中貴謁先生盧至江滸卻肩輿走數百步庚申

朝廷遣官使交南交南人購先生字每一幅

易絹數疋入京師時經南安知府張弼倣曹參

師蓋公禮以待先生左布政使周孟中甫下車

即謁先生於白沙欲請先生入省南面坐受拜

咨問以風一方先生辭不果賀給事欽執弟子

禮懸先生像於內室有大事必啓焉進士姜麟

以使事使貴州特取道如白沙以師禮見先生

出曰吾閱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師有問之者對曰活孟子活孟子

行狀

崔銑跋何粹夫書何子超卓之見具此三書可謂前無古人矣何子守身之潔一介不取蹈道之堅終日不俟俗緣時態掃除盡矣吁可仰哉僕矢心竭力企其一二而愧未能焉

嘉靖初朝鮮國奏狀元呂柟主事馬理爲中國

人材第一 朝廷宜從厚遇仍乞頒賜其所爲

文使本國傳誦爲式

廖道南曰予爲編修時值楊邃菴柄國見其獎拔善類練達事幾每奏報虜情材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合神筭

恬適

永樂十八年吾紳陞行在禮部右侍郎命初下文皇帝顧謂尚書呂震曰此朕昔所造就今

日得人用矣於是自六卿以下皆走賀於其家
紳一室蕭然了無供具惟一再進茗而已司寇
金公曰叔縉欲學向敏中耶衆皆笑而起

正統五年楊公士奇求歸未遂與館閣同志者
七人倡真率會叙略曰世以文學仕而得入館
閣者鮮館閣而得其僚之德同志合又相與壯
老不相違離尤鮮也今學士七人在館閣或二
三十年或四十年皆歷事四朝德同志合而以

自幸於是皆老矣正統戊午士奇年七十有四
建安楊公六十有八南郡楊公六十有七文江
錢公六十有六安成李公六十有五臨川王公
六十有二秦和王公六十遂倣唐宋洛中諸老
真率之會約十日一就閣中小集酒各隨量殺
止一二味蔬品不拘取爲具簡而爲歡數也以
是歲二月六日肇事序仍以官者在館閣不改
舊也顧在坐者文雅風流道義相發如羣玉交

映可謂盛矣而士奇最老猶廁於列能無愧乎
因賦近體四韻且屬和章以備他日館閣故事
云 文敏公年譜

吳文定被選宮僚人動色相賀公獨蹙然曰我
何以當此任及日講內殿尤世所榮而公辭之
再三及掌制久衆望公柄用當道忌之遭廻不
進意公亦不能少無望公曰吾初望不及此今
處此甚安之衆議爲之冰釋公未遇時下第回

聞母病急奔過關不待報轄關主政拘畱公不
爲意以詩上之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
水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聞說 君王不稅愁
主關者慙而釋之

吳文定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
避如畏在翰林時於所居之東治園亭蒔花木
退 朝執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節爲具名
客分題聯句爲樂若不知有官者

魯文恪以祭酒告歸乃闢小園於夢野臺之東
鑿池築亭禱蒔花木爲遊息之所總名之曰巳
有園客至則葛巾野服延坐或泛舟呼酒三數
行自歌古詩有物外之趣自作記曰蓋吾材類
樗而今復病是加之朽也樗而朽蓋無所用之
無用則無所屬吾其屬吾矣吾吾屬吾園始爲
吾有也苟藥物能吾扶孰使吾不樂觀此則公
之風致可知矣

巳有園集

劉野亭自製墓志其略曰歸之日有先公敝屋
數楹城之南有別墅一區田百畝桑棗榆柳百
餘株繼又於居舍後鑿小池放一舟其中每當
春暖秋晴病起意適之時或駕輿登墅或張席
命舟徜徉自放於水雲林月之際其所獲賜餘
則歲分十之三四以頒諸流離貧餓者間嘗進
元嗣諭之曰吾老且病沒之日勿請葬祭謚贈
勿干名筆爲誄文詩輓有一於是吾不汝子矣

文成或者乃曰公筮仕幾四十年所歷非一官
各有所職今何爲不書蓋予雖以文翰著銜其
所職則啓沃輔翼有關於上下者頗重大予於
是無一能效焉書之徒以自貽愧也公孤穹階
而居之若不能一日安者蓋予性峭直狷介旣
無功業以爲顯明之資又乏低昂以爲植立之
地不卽去則罪日大愧日集士夫清議并以先
所有者而奪之矣歸而居家雖杜門謝客然猶

有車馬遊從之樂有貧餓周恤之惠若未能絕
意於世者蓋遊從之樂所以章上之賜周恤
之惠所以侈上之恩外此則非所知焉其不
敢有卹典文誅之請者蓋無實德而尚虛名此
予平日所深恥者今若是使予昭昭累士夫之
餘議冥冥爲地下之愧魄矣尚幸有不死可持
之以見先祖考於九泉者自揣平生無大過此
心無少負焉耳其銘曰嗚呼野亭胡爲而生胡

爲而仕胡爲而歸胡爲而死蓋其生也窮天地之委和其仕也濫 皇明之介社考諸已考諸人則歸有餘裕委者還濫者收則死獲所止嗚呼世有爲野亭嗤者曰乃爾乃爾

東江致仕還家卽築一傍秋亭在西園中乃次子伯庸新造宅尚未徙居中多隙地可以蒔蔬也東江日處其中課僮僕鋤灌農桑輯要一書

塗抹刪改細書於行間及額上皆滿其書房中見其以藥瓢貯各色菜子懸之梁棟間不下數十種夫以待郎家居絕足不與外事閉門閒適學爲老圃若將終身焉東江之風流大節亦過於尋常萬萬矣

閻禹錫云薛文清先生平日奏疏削其藁皆不存一日檢閱舊書及讀書錄束置架上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忽遘疾彌

留正衣冠危坐而逝

王文端公致政家居年踰八十每與夫人各乘

肩輿循觀阡陌子孫稱觴上壽備享晚福一日

坐觀澄江洪漲諭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我

同事內閣時不能平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元

當坐首禍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為樂哉

李文正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羣集其家皆

海內名流其坐上常滿殆無虛日談文講藝絕

口不及勢利其文章亦足領袖一時正恐興事

建功或自有人若論風流儒雅雖前代宰相中

亦罕見其比也

邵銳正德初禮部第一人改庶吉士時道瑾擅

政與焦芳劉宇相結納芳子黃中宇子仁皆為

庶吉士未幾俱授編脩銳以甲第列仁上亦竝

授焉銳恥與為伍具疏辭免會兄欽力沮之曰

以會元而得史職亦分耳何辭為俄下艱歸瑾

三才圖會 卷之十一
一四 曼山館
敗革傳奉官亦竝及之非其罪也後起官江西
福建學使抑浮躁獎恬退士習一變官至太僕
卿卽移疾歸制行絕俗而恥於近名然闇然日
章世歸其賢沒之日笥無數金田僅百畝遺命
勿干卹典贈副都御史謚康僖益公論云
浙江通志
楊升菴書壁云老境病磨難親筆硯神前發願
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碗夕燈一盞作在
家僧行逕惟持龐公空諸所有四字

何公瑋家居廬舍不過數椽敝衣蔬食日以觀
書玩道爲樂當世達人公卿亦罕接見惟王浚
川呂涇野諸公至屏從造廬雅談終日爲翰林
時古朴衣冠不事藻飾而文美在中志存當世
旣忤時俗左官卒以人望致仕通顯又復乞歸
杜門掃跡官司禮餽悉卻不受其於貨利若將
浼焉

規諷

三堂叢書
卷之七
一四
方孝孺爲翰林侍講典 國家大政同郡王叔
英時爲漢陽知縣遺書曰凡人有天下之才固
難能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
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不能自用其才者也
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
中故高祖得以用之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
能而易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
以短之於是文帝不獲用其言方今明良相逢

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
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亦有行於古而難

是也

行於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
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
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
君子之用世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孝孺深然之
及與政又輒慕古王政卽欲見諸事以故多紛
更卒無成效

李侍郎紹江西安福人與人交必推心置腹務盡忠告察後進志於學者獎借誘掖惟恐不至處僚友間勸善規過言直意盡雖衣冠不正舉止失度亦必告焉而人不爲迂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

瑞安高氏墓有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所鑿碑陰鋸紋朗朗而欹聞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葬父鋸其半爲神道碑鋸且盡高之裔孫某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鋸耳黃默然

己巳北狩學士周叙自南京貽王文端書曰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然卽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易曰知幾其神乎書曰慎終於始又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惟陽斂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誤

國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爲宗社生靈永遠之謀失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卽效子房之從赤松晉公之營綠野乎叙官至學士又冒膺宋史之修儻不卽死成此一事竊名穹壤間他富貴皆無所望所念者國家安則民皆安叙輩亦可偷生畢其素志今歲以來因 朝廷屢有更張不敢避禍屢有所陳未審朝議以爲可否自是以往亦不敢瀆告一語矣

何文肅爲副使見時政闕失致書於翰學彭華曰古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用人賢與否愚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爲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悉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

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既苟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而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謂當獎恬退抑奔競以振名教於風頹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媚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與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果小人與黜而退之親不可私也讎不可避也羣言交屬不可徇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

來麾之不去之君子出焉此時事之大者閣下官爲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得失人才之賢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爲翰林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子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實秉國成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熟圖之耶

李西涯當國二十餘年一日有人投以詩云清
高名位斗南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
水綠子規啼罷鷓鴣啼李得之大慙

北憲瑣語

正德時李西涯於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
矣上惠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無是非之心羅
公玘乃李之門人引大義責之書云生違教下
屢更變故雖常貢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
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無所措

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獻諂以
爲常依依者皆爲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
垢百歲之後史冊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
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
亦垂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
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牆之籍然後公言於
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
誠積直有日矣臨械不覺狂悖干冒之至李得

書淚下

陸文裕云弘治癸亥蘭谿章先生德懋起爲南京國子祭酒一見予遂蒙顧待嘗以事見輒慰諭之曰大凡爲禮貴敬而和不必太促縮令人氣索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凡見一有爵位者須自量我胸中所有若不在其人之下何爲畏之哉此爲庶吉士與座主劉學士司直先生偶道此先生微哂曰此老失言矣孟子所謂藐者

是藐其勢位若如所云是藐其人矣章公接引之至劉公析理之精前輩風度如此王抑菴先生典選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自寬一日有新得給事中卽欲干撓選法者則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銓部進退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卽當舞袖長要多切中云何元朗云余在南館時府公王槐野先生喜談

西北事一日言王晉溪總制三邊時每一巡邊
雖打中火亦費百金未嘗折乾到處皆要供具
燒羊亦數頭凡物稱是晉溪不數嚮盡撤去散
與從官雖衆頭目亦皆沾及故西北一有警則
人人效命時東南適有倭寇余與陸祠部五臺
相遇於舍弟家祠部方有贊畫之命余舉似之
余曰當時法網疎濶故晉溪得行其意使在
今日則臺諫即時論罷不能一日容矣舍弟云

近聞總督有馳數皮箱銀去者不聞有人論之
余曰此數皮箱之物未必盡以自私必有同其
利者既同其利誰復言之若如晉溪所爲則論
者交至矣但昔之當事者損已之奉以悅犯難
之人今之當事者割犯難者之肉以飼權貴何
恠債事之不旋踵耶

豪爽

吉水解學士縉天資甚美爲文多不屬草頃刻

數千言不難一時才名大譟時杭有王洪希範
吳有王璩汝玉閩有王侔孟陽嘗謂希範曰解
學士名聞海內吾四人者足以撐柱東南半壁
識者謂其知言

永樂中曾狀元榮體貌魁碩文學克瞻朝禁咸
聳望焉有交趾貢使飲量絕人 上令左右舉
善飲者款之或舉二都護以對 上曰朝廷上
無一能飲者乎曾聞之卽白請往 上問曰卿

量幾何曰款此二使足矣不必盡臣量於是飲
徹夜二使皆醉愧而去翼旦俟謝恩 上悅曰
不論卿文學只是酒量豈不作我明狀元耶益
賜之酒後病卒且氣絕呼酒飲至醉題曰宮詹
非小六十非天我以為多人以為少易簀益棺
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

力士李金鎗來吳徐武功名試其藝李運鎗庭
中公哂之呼家人取吾棒來棒乃純鐵所爲重

六十餘斤顧李曰盍試諸李謝不習公笑起運
棒如飛時時及李頸李懾伏不敢起公擲棒叱
之去曰吾豈與若校技者耶

崔侍郎銑飲量洪亾可敵每酣輒歌劉伶能飲
幾杯酒也畱名姓在人間陳約之束其同年董
侍郎玘壻也小於崔三十一歲視學河南崔業
六十餘矣約之雅知量不敵恃其少壯值崔病
初起卽往按部安陽謁之崔與轟飲至夜分約

之大醉跌宕不能支崔謂其從者曰彼且乘我
瑕而鬪我耶復舉十餘白乃別陳遂病至咯血
不起崔嘗與董飲而遇一方士自云能飯崔請
之較每崔一甌酒方士一甌飯崔已醉而飯不
止凡得五十四甌董至夜俟其歸而偵之則飯
固在蓋障眼術也
徐文貞督學江西道遇毛尚書伯溫過其舟毛
曰君得無饑否呼侍者捧大盤四其二裝炙鵝

三才書言
卷之七
三十四
曼山館
鵝皆大臠其二裝饅頭大如盃者各五十許又不置筋以手掇之銀盃二使注酒長醖大醕倘若無人時文貞年少勇於酒互舉無筭歡然而別曰公大器也

任達

高啓字季迪吳郡人少孤力學能詩文好權略每論事輒傾其座人元季張士誠開府平江文士響臻啓獨依外舅周仲達居吳淞江之青丘

歌詠自適而已時饒介之丁仲容以詞學自雄旁睨若無見啓詩大驚禮爲上客啓怡然不以屑意也洪武初與修元史授翰林編修一日薄暮上御闕樓召見啓大悅擢戶部右侍郎辭罷去仍賜內帑金給牒放還啓身長七尺具文武才於書無所不闕爲文喜辯博馳騁上下精采煥發而於詩尤工與按察使楊基翰林待制張羽布政使徐賁號吳中四傑皆有集行於世

解大紳十八舉鄉試第一以進士爲中書庶吉士上試詩稱旨賜鞍馬筆劄而縉率易無所讓嘗入兵部索阜人不得卽之尚書所謾罵尚書以聞上弗責也曰紳逸乃爾耶苦以御史卽除御史久之事文皇帝入內閣詞筆敏捷爲一時冠而意氣濶疎又性剛多忤中漢庶人讒出參議廣西日與王檢討偁探奇山水自適上書請鑿章江水便來往上大怒徵下獄三

載命獄吏沃以燒酒埋雪中死

黃諫嘗作京師泉品郊原玉泉第一京城文華殿東大庖井第一每進講後必連啜數器乃去謫廣州每遊白雲蒲澗山水間評其泉以雞井爲第一更名學士泉人謂不減李贄皇云

崔子鍾好劇飲每至五鼓踏月長安街席地坐李文正時以元相朝天微早遙望之曰非子鍾耶崔便趨至輿拱曰老師得少住乎李曰佳便

脫衣行觴火城漸繁始分手別崔每一舉百餘觥醉輒呼劉伶小子恨不見我

康海罷官自隱聲酒時楊侍郎延儀少師廷和弟也以使事過康康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詞爲壽楊徐謂家兄居恒相念君但得一書吾當爲君地康大怒罵曰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之楊走免康遂入口咄咄蜀子更不復見

康德涵六十要名倡百人爲百歲會既畢了無

錢第持牋命詩送王邸處分時鄆杜王敬夫名位差減而才情勝之倡和詞章布人間遂爲關西風流領袖浸淫汴洛間遂以成俗

康海答寇子惇云放逐後流連聲伎不復拘檢雖鄉黨自好者莫不恥之又安可與士大夫同日語者阮籍之志在日獲醕酌耳三公萬戶非所願也

王廷陳削秩歸益自放達官貴人求見者多蓬

首垢足囚服應之間衣紅紵窄衫跨馬或騎牛
嘯歌田野間人多望而避者

王九思答王德徵云九思者當世狂人也翰林
不容出爲吏部吏部獲罪左遷壽州壽州不可
罷歸田里世之自負豪傑者耳其姓名罔不怒
爲執事獨曰吾何愧此可發英雄一笑也

王廷陳語余懋昭曰僕林居無營上不慕古下
不肖俗爲疎爲懶不敢爲狂爲拙爲愚不敢爲

惡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
沈智鴟夷之逝而汙其富每景物會意輒命酒
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倦則偃臥臥不爲夢
厭苦俗途寧獨無與復究心老莊保養性命江
湖乘興漲則不舟雅好雲嶠苔滑磴危鮮不緩
却此僕大略也

楊用修好縱倡樂劉繪以書規之答云茲荒戍
瑟居得以息黔補別自惟千鈞之弩一發不鵠

則可永殲矣且文有仗境生情詩或託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名田僧超爲壯士歌宋子京修史使麗豎爨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磨隄糜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聊以耗壯心遺餘年所謂老顛欲裂風景者良亦有以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楊用修謫滇南有東山之癖諸夷酋欲得其詩翰不可乃以精白綾作襪遺諸伎服之使酒間乞書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裙袖曾重賞伎女購歸裝潢成卷楊後亦知之便以爲快用修在瀘州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昇之諸伎捧觴遊行城市了不爲忤人謂此君故自汙非也一措大褁赭衣何所可忌特是壯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

夙惠

宋景濂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聞先生善記誦

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背誦先生以一月爲
答繼之不之信抽架上襍書俾卽記五百言先
生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輒背一字不遺繼之
告先生之父尚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
名師卽有成爾

方孝孺髫髻已善屬文雙眸炯炯如電讀書十
行俱下日積寸許見典冊所載聖賢名字或良
將相形貌輒默記欣然有願慕之志鄉人呼爲

小韓子

羅一峰五歲時隨母李入園收果長幼競取獨
賜而後受年七歲父訓於庭不匝月童蒙諸書
咸遍明年學於里師時乏書里師令遍逐諸生
授讀諸生未成句讀而先生皆已成誦矣

彭華方十五六嘗過邑城坐客有持故券證以
爭產者辯論不已公齒坐下獨抗聲曰此贗也
衆驚問故曰券果出革除庚辰年則當以建文

三堂叢書 卷之十
三年書乃曰洪武三十三年非贗而何爭者赧
然而罷

王華六歲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以大
醉去遺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也公度其醒必
復來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果
號而至公迎謂曰求爾金耶爲指其處其人喜
以一錠爲謝却不受

練子寧幼從鄉長竹莊先生學命作水竹村居
詩子寧曰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籜龍
迺其志少則然矣

倪文毅生而瓌岍秀異甫五歲聞隣塾書聲卽
請入遊間侍文僖公問曰天上更有天地下亦
當有天蓋已悟天包地外之理業文之餘兼通
吏事偶有羣吏將赴吏部試戲出獄詞爲題令
剖斷旁觀者曰此老吏筆也識者已知公他日
非特以文名者

李東陽四歲能作大書 景皇帝召見抱置膝

上賜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復兩名之試講尚書

嘗與程敏政同名 上試對云螭鱗渾身甲冑

敏政對曰鳳凰徧體文章東陽對曰蜘蛛滿腹

經綸後程官學士李大拜地於此矣

王文恪公年十二能詩人以呂純陽渡海像求

題公援筆書其上云扇作帆兮劍作舟飄然直

渡海風秋饒他弱水二千里終到蓬萊第一洲

識者知其為遠器

鄒公智生而穎異過人十二歲能文章羣經子

史一經目即不忘嘗居龍泉菴貧無繼畧之具

則聚樹葉爇之讀書達旦如是者三年文思警

拔千言可立就蜀雖多才未能或之先也年十

六舉四川丙午鄉試第一鄉人聚觀公馬上口

占曰龍泉菴內小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

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大相驚丁未第進士授

庶吉士

舒芬之父得一葬地形家曰此地當發鼎元然必四世之後舒父曰我不能待也時芬童年曰父無患若地果勝請移三世祖骸葬於此兒卽應矣父從之芬果大魁

程篁墩生而蚤慧人方之孔文舉李長源十餘歲隨父叅政蜀藩方鎮大臣以神童薦之朝英廟喜其應對拜起如老成人 命賜之食

詔館閣卽日試之賦聖節瑞雪詩并經義各一篇援筆立就文采燦然諸閣老皆嗟異之暨進呈 上喜甚詔讀書翰林院官給廩饌大學士南陽李公賢安成彭公時皆當世碩儒就之講授李公尤加愛而以女妻之弱冠中成化丙戌第一甲第二授編修 沈東之撰傳

楊文襄幼穎異日誦數千言八歲以奇童薦大宗伯姚夔獨器之疏補翰林秀才 憲廟命內

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公成化戊子年十
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爲人師有文中子之

風焉

謝純撰行略

蔣公冕十歲書過目成誦十五舉成化丁酉鄉
試第一丘文莊見而奇之曰台輔之器

行狀

楊石齋廷和少神異稱奇童年十二舉鄉試其
第進士也先於父春

名世類苑

遊覽

文淵閣芍藥二本中澹紅左純白右深紅天順
二年盛開八花李賢遂設燕邀呂原劉定之等
八學士共賞時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
紅織衣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者曰宮錦
紅澹紅者曰醉仙顏惟黃諫以足疾不赴明日
復開一花衆謂諫足當之賢賦詩閣院宮僚咸
和以爲盛事

徐武功平生好奇每遇遊覽必窮其勝林屋洞

大在包山其中深窈幽黑久無游者武功列炬而入行頗久至一處平敞寬崇特爲幽妙壁上下皆作金色有石乳自上滴下相接至地瑩如白玉謂之曰金亭玉柱者是也中設石床類爲仙者之外室再欲進步則有流水阻絕漸深不能前矣不知何人題曰隔凡字勢飛逸疑非人間書也武功欲畱作其間爲同遊所促悵然而出自後更無往者

柯潛供職之暇時偕二三知己窮覽勝槩雅歌投壺分韻賦詩襟度豁如也既綜院章就詞林後圍結清風亭亭下鑿池蒔蓮決渠引泉公退偃坐其中又翛然若真登瀛洲者
同官詞林者駱公文盛年最長乃與諸君約歲時讌公堂分韻詠菊公各爲屬和詞采爛然盈卷稱一時勝事

劉公龍官暇則與翰林宦南都者不問品扶崇

早修復瀛洲勝會登覽遊宴輒紀諸吟詠蓋宛然前輩風度云

術解

至正間瑞州上高縣有術士曾義山世居縣十五里胡蘆石畔嘗開卜肆於縣南之橋埠有瞽而丐者日過肆前義山必禮而與之語或啖之果餌久之丐者告山曰明日有三人共一目來者有異術君宜叩之明日果有眇一目者曳杖

道守一瞽人過肆山隨之拜於縣北之鷓鴣洲一瞽者曰當以小橈爲誓遂以其書授山且畫沙指訣盡其祕妙其書名銀河棹山後占卜如神邑人皆知預避紅巾賊行掠無所得恨欲殺之隱匿縣西觀音閣得免遂不復行其術密藏其書於胡蘆石澗中臨終謂其子曰某月某日有劉姓過吾家取書畀之戒不可泄後劉公伯溫官江西高安果經山家其子如山言授之公遂

棄官歸青田見

太祖於金陵今獻彙言乃云

劉公得石匣兵書乃瞽史以欺愚人者耳

趙天澤蜀新都人與同邑杜圭明春秋齊名棄

官薄遊江南無貴賤皆倒屣迎之最善括蒼劉

公伯溫一日行省大臣論江左人物天澤首以

伯溫對衆愕然疑且竊笑之趙公退而贈劉公

文曰蕭何拔韓信玄德師孔明非信任之篤則

泚水之奇八陣之妙何由照耀後世其文載於

翊運錄中方劉公之未遇也授之以卜法者曾

義山而深奇預識者趙公也趙有吳江月下泛

舟詩云餘霞斂遙岑微靄生近浦江行得良夜

月出鳴柔櫓茫茫天欲流歷歷星可數水螢明

乍滅沙禽或翔舞此意誰與同三高渺千古

劉伯溫與夏煜孫炎輩皆以豪詩酒得名一日

游西湖望建業五色雲起諸人謂爲慶雲擬賦

詩劉獨引太白慷慨曰此天子氣也後十年其

下有英主出吾當輔之衆皆掩耳尋高帝下
金陵劉建帷幄勛爲上佐開茅土其言若契
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劉基授方略基
書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
起卽伏兵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
日後黑雲漸薄而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卽
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肯信至夜
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基言衆以爲神莫敢
違竟拔城擒賊而還

上欲刑人劉基曰何爲乃語以所夢基曰三人
頭上有血此衆字也以土傳之得土得衆之象
也後三日當有驗越三日海寧果以城降上
大喜悉以所畱刑者俾基縱之

有齊琦者得傳邵子先天數推言天人興衰甚
驗見王公禱歎曰子克異代人物也公亦知世
道終不可爲乃歸隱青巖山中若有所待者歲

戊戌 太祖親取婺遣使徵之公幡然許曰吾聞大亂極而 聖人出齊琦之言良足徵乎卽日詣行在 上見大喜每商略機務悉契 上衷益加禮敬語必稱子克而不名

宋琮明於易數謂其同進諸進士曰旬月間翰林多罪侈琮其竄乎人初不之信也是科西北人士無一登第者乃訐奏試官學士劉三吾及贊善王俊華同憲侍讀張信暨琮同年修撰陳郊編修劉諤皆寘於法琮以三吾首舉連坐安置威虜衛其精驗如此

程濟有道之士也建文時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去其故鄉朝邑數千里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革除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宜蚤爲備 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名人仰面大呼曰 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濟以爲翰

林編修克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立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文皇過徐見碑大怒命左右以鐵椎擊碑甫椎遽曰止止爲我錄碑文與姓名來按碑族誅諸將無得脫者濟名正當擊處得免及淮上諸將敗建文名濟還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出走免耳立名僧爲建文落髮濟從之出每遇險幾不能免濟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建文既考終濟竟不知所之

李古廉陳敬宗同在翰林袁柳庄曳二人竝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時陳公儀貌魁梧古廉短小聞者未之信後竝爲祭酒陳公以方嚴肅下古廉以公恕得士聲望聳然衆始神柳庄之術

武功伯徐公有貞天才絕世其學自天文地理釋老方技之說無所不通巳巳之禍前數月熒

惑入南斗公私語劉元博溥元博亦善占候曰
吾亦知之久之不退舍禍不遠矣亟命妻孥南
歸皆重遷有難色公怒曰爾不急去直欲作達
人婦也遂行比過臨清數驛而土木敗報至矣
其後得君柄國銳意功業而居閒多不樂時謂
所親曰火星甚急俟稍退吾方可以爲未幾竟
爲曹石所擠迄不得伸其志以去天順辛巳七
月公居鄉一日語客曰子見天象乎宦官之禍

作矣吾爲吉祥所陷今彼之受禍視吾更慘也
未旬日而吉祥從子欽被誅甲申春茂陵已
嗣統公推運造當得二十四年族人以他事憾
公將發其語公謝而得免以成化改元併嗣統
之歲數之正得二紀辛卯歲偕太守林公入郡
學指大成殿鴟吻曰此有青氣上徹重霄文明
之祥也來年吳士其有魁天下者乎明年吳文
定公及第公雅重文定家食時已有大魁鼎輔

之望後果如其言 庚巳編

蕭提學鳴鳳精星命正德丁丑廷試或以八字

禱質之曰孰為狀元蕭指舒梓溪芬八字曰此

是也梓溪果及第復以後事實於蕭答曰功名

壽數始終皆羅一峰梓溪矍然曰止此乎曰忠

孝狀元足矣後果謫閩提舉壽亦止此且配食

一峰祠

姑蘇別駕夏泉江西南城人精象緯之學弘治

甲子攝崑山事云夜觀乾象明歲狀元當在此

語稍聞於人舉子十餘輩往問云狀元在城中

但未知為誰顧未齋欣然自任曰屬我矣已而

果然

巧藝

高棟善畫法米南宮方壺子畫妙一時初識棟

稱賞不置曰異時當為名家在翰院二十年四

方求詩畫者爭致金帛修餼歲嘗優於祿入

會有事於方丘熊鼎受告導駕既齋宿習射

苑中百官鴈行入上勅近臣以弓矢授君射

君一發中鵠上喜勺湏飲以賜明日又射

上詔君至榻前俯身御弓矢為射容以教君君

跪受弓左執之右手執一矢韃二矢向鵠三發

連三中上嘉勞久之

滕用亨初名權字用衡避諱更今名蘇人自少

遊學四方頗多見聞問學辯博文詞爾雅尤精

六書之學篆法之妙高出近世永樂三年被薦

時年幾七十矣召見面試篆書用亨作麟鳳龜

龍四大字又獻禎符三詩稱旨授翰林待詔

預修永樂大典在官四年卒用亨善鑒古器物

書畫嘗侍上閱畫卷衆目為趙千里用亨頓

首言筆意類王晉卿及終卷果有駙馬都尉王

駙名延休堂漫錄

太宗徵善書者試而官之最喜雲間二沈學士

尤重度書每稱曰我朝王羲之
文皇覽沈度書稱善一時翰林善書如解大紳
之真行草胡光大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王
如玉梁用行之真楊文遇之行皆知名當世而
度書獨爲 上所愛凡玉冊金簡用之 宗廟
朝廷藏祕府施四裔刻之貞石傳於後世一切
大制作必命度書之書婉麗飄逸雍容矩度兼
篆八分八分尤高古渾然漢意

張益登進士入翰林益與夏昶同年及見陳嗣
初王孟端俱喜作文寫竹後昶見益作石渠閣
賦出已上遂不復作文益見昶竹妙絕亦不復
寫竹

黃諫陝之蘭縣人博學多通工篆隸行草尤長
八分著從古正文五卷枕林宗之兼善繪事館
中壁舊寫白菜其上題者先後數百人一日圮
眾共惋惜諫一一書之并繪白菜如舊

傳翰書灑適麗有晉人風韻弟潮亦攻書灑時人稱一家二妙

周洪謨上疏請造璿璣玉衡 憲廟即命洪謨

自製衆謂必不可成旬日間乃製成以進賜賚

有加

傷逝

孫贇字仲衍號西菴五羊人爲翰林典籍無書不讀詩高古爲藍玉題畫坐誅臨刑口占曰麗

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

家死後 太祖聞知此詩曰有如此好詩不覆

奏何也併誅監斬者嘗訪駙馬不遇題壁曰踏

青騎馬未還家公主傳宣坐賜茶十二欄杆春

似海關窗閒殺碧桃花

鄒汝愚謫雷州石城千戶所吏目蒼梧吳獻臣

延舉尹順德令邑民李煥於古樓村建亭居之

扁曰謫仙其父來視責以不能祿養篋之泣受

而不辭弘治辛亥十月卒獻臣往治其喪適方伯東山劉公至邑不暇出迎廉知其故反加禮重共資還其喪獻臣自是知名
魏莊渠與林勿欺書云霍渭厓之亾於世道有大關係南京一小內臣大呼曰本朝廷崩一座山矣里人有在山東作縣回者曰昔傳駕又將出官民俱不知死所幸賴渭厓回天則渭厓非但忠臣乃直隸河南山東之再生父母也

萬公士和之歿也鄧直伯適按其地晨坐堂皇見左右侍者相向淚承睫詢之曰萬公歿矣嗟乎此豈可聲音笑貌取哉
徐顯卿墓志

玉堂叢語卷之七 終

玉堂叢語卷之八

玉堂叢語卷之八

太史瑯琊焦竑輯

晉熙方應乾校

錢塘徐象標刊

志異

劉青田讀書青田山中忽見石崖豁開公亟趨之聞有呵之者曰此中毒惡不可入也公入不顧其中別有天日見石室方丈周迴皆刻雲龍神鬼之文後壁正中一方白如瑩玉刻二神人

相向手捧金字牌云卯金刀持石敲公喜引巨石撞裂之得石函中藏書四卷懷出壁合如故歸讀之不能通其辭乃多遊深山古剎訪求異人至一山室中見老道士馮几讀書公知其非凡人也再拜懇請道士舉手中書厚二寸許授公約旬日能背記乃可受教不然無益也公一夕記其半道士歎曰天才也遂令公出壁中書道士覽之笑曰此書本十二卷以應十二月分

上中下以應三才此四卷特其麓者應人事耳乃閉門講論凡七晝夜遂窮其旨公拜請益道士笑曰凡天人授受因材而篤昔子房孔明竝得其六予得其八今子得其四亦足以澄清濁世矣嗟乎自古異人經世皆有所授獨子房授素書於黃石其事大著餘多祕不聞夫豈偶然之故哉或云道士乃九江黃楚望高帝雅聞道士名令驛召至闕年且八十而容色甚少命

與誠意及張鐵冠擇建宮之地初各不相聞既而皆爲圖以進尺寸若一畫上欲畱不可遂放還山不知所終

陶凱微時夜歸陷於大溪不能渡忽有人撐小舟拍舻卽攝衣登舟人皆無見者異之登汜里人家大疫凱探視病者見妖神入甕器中避之奉紙筆與封識命棄水中疫卽愈

景清赴舉時過淳化主家有女爲妖所憑公宿其家是夜妖不至去却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旦日女以告其父父追及公語之故公書景清在此四字令父歸粘於戶妖遂絕不至

胡忠安公在母腹時母嘗夜夢有老僧來謁手持三花以其一遺之驚寤而公遂產其髮尚白踰月乃黑數日有僧至門曰聞汝家生男亦有異乎其家不對僧遂索觀之公出見僧微有笑容家人恠問僧曰此吾師天池在老後身也吾

師示寂後夢我而告曰今托生常州胡家爾當來視以一笑爲記今真是矣聞者咸歎其異後李翰林賓之郡人邵文敬挽公詩皆有前身是禪之語蓋紀實也天池山在吳城西四十里

英宗時有雷震奉天殿鴟吻翰林侍讀劉球應詔陳言語多侵王振大怒而會編修董璘言事忤上下獄王振嗾錦衣指揮馬順撈笞璘使引球爲具疏稿球被收仰天曰若諛振殺我我

死卽訴上帝耳順有子年二十餘病孱久困牀第歛起持順髮拳且蹴之曰死老奴而異日禍踰我我劉球也順再拜謝罪俄而子死後順黨振被給事中王竑等擊死於朝班血肉俱盡白公主會試偕同事數人者往覓餉舟舟卒方假寐夢神人叱之曰急起尚書來矣衆中最少者是也卒方寤而白公至卒延納之日致款餽甚恭與之值不受問其故亦不應比登岍始潛

以實語公公識之是年公果登進士後至兵部尚書公為都御史征麓川時計別卒二十餘年矣江行遇漕舟有人坐其上疑卒也止而問之是已移檄俾從軍事抵麓川卒以功累陞為指揮使食厚報云卒之夢雖為公徵而實已被遇之祥也

蜀人周洪謨舉鄉試舟泊邗江夜見一異人謂曰子前程萬里慎自愛謨曰子何人對曰吾即

子前身友鶴丁山人也謨官南翰林以詩訊太守王恕曰生死輪迴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恕得詩甚訝集郡人問之羅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啓之父元末以詩名隱居至建文初歿於成都德人也恕即以此復周世以為羊祜房瑄之事

云 維揚志

餘魏戚瀾字文湍景泰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

嘗詣京渡錢塘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照
江水通明丈夫九人帕首袴鞞帶劔乘白馬飛
馳水面如平地舟人大恐戚公曰毋懼吾知之
矣推窻看之九人皆下馬跪問曰若輩非桑石
將軍九弟兄耶曰然曰去吾諭矣皆散公命舟
人返棹曰有事吾當還遂歸抵家謂家人曰某
日吾將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嚮九人率甲士
來迎行踐屋瓦瓦皆碎戈矛旌幟晃耀填擁

頃公卒後車騎騰蹕前後若有所呵衛者隱隱
入空而滅後瓊山丘文莊公夫人入京舟過鄱
陽湖夜夢達官呵擁入舟曰吾乃翰林編修戚
瀾也昔與丘先生同官義不容絕特報爾三日
後有風濤之險隻帆片櫓無存可亟遷於岍夫
人驚覺如其言移止寺中未幾江中果有風濤
衆舟盡溺至京夫人白其事於文莊公公以聞
於朝遣官諭祭文莊又爲文祭之云於乎文湍

剛勁之質豪放之氣高義激切直上薄乎雲天
巨眼空濶每下視乎塵世凡衆人之嗜欲舉不
足以動其中一時之交游少足以當其意時發
驚筵之辯滅否罔不稱情間若罵坐之狂毀譽
皆有所試醉言無異於醒面折不違於背僕也
於君若有宿契始落落以難合終惻惻而交勵
奈何命與心違中道而逝老我後死於十二禩
孰知冥冥之中猶有舊交之誼老妻北來舟次

江滙夢中見報風濤將至預告以期使知趨避
既而果然幸免顛躓於乎人傳君之爲神泣胥
濤而享祀卽今所過而驗之無乃秉司乎江湖
之事由其生也不盡用於明時故其死也仍見
錄於上帝於乎友道之廢也久矣曰友曰朋如
兄如弟指金石以爲盟刑雞犬而設誓頭角稍
殊情態頓異雲泥隔則易交勢位判則相忌對
面如九疑之峰跬步有千丈之勢半臂纔分遇

諸塗則掩面而過宿醒未醒踰其闕則騰口以刺過門不入室反爲操戈之舉落筭不援手忍拋下石之計親於其身也遑恤况伉儷乎生爲人也尚然况下世乎於乎文湍生死無二心始終同一致不忝爲聰明正直之神真可謂英邁特出之士緬想舊遊稠人廣會一飲百十鍾揮毫數千字故以平生之素好用答故人之陰惠詩以寫不盡之情酒以侑有從之淚具別紙以

焚燎就宿草以澆醑靈神如在來鑒於是不鄙世人之凡言特歆御醞之醇味尚饗詩曰幽顯殊塗隔死生九原猶有故人情曼卿真作芙蓉主太白常畱翰苑名念我冥冥來入夢哀君惻惻每吞聲朝回坐對黃封酒悵歎雞壇負舊盟瓊臺類稿升菴集

餘姚戚瀾少時嘗得危疾息已絕踰時復甦自言被人執至一官府有貴人坐堂上引見問鄉

里姓名年幾何具以對貴人曰非也追悞矣顧
吏令釋之得出還至途中遇雨憇佛寺步入一
室中滿地皆紗帽棺也以手扳舉之不動旁有
人謂曰此非君物也君所有者在此指一架令
取之隨手而得視其內有字曰七品後瀾果以

進士終翰林編修 煙霞小說

少師膺庵劉公健字希賢洛陽人也贈太師謚
文靖九十四歲終時亦無疾康修撰德涵云往

歲奔喪西歸見公於洛陽里第畱入臥內微揭
幃帳示之雙瞳炯然童顏黑髮自幃中語云往
歲陳瀾編修借來俞琰叅同是汝批抹的却是
我幾被此書悞了既而相對則一老翁也大聲
云我眼目已昏悶悶見人休胡說丁寧再三德
涵以為仙去入斂時甚輕惟夫人知之故速舉
入柩人不甚傳云 陸儼山外集

傅瀚欲攘取內閣之位乃嗾同鄉監生江瑑奏

大學士劉健李東陽旣而恐謀泄遂倡言瑤與
學士程敏政善且奏事決非瑤所能而奏中排
抑勝已一言又實敏政平日心事以此激當道
之怒而敏政之獄自是始矣敏政旣死瀚果自
禮部改詹事代其位後瀚家人忽見敏政入
瀚室又數見恠異因憂悸成疾踰年瀚竟死
弘治己未篁墩程先生主考會試以言去國未
幾疽發背卒是年京師有雪夜祈仙者先生至

降筆云夜偕東坡遊聞有請仙者予亦謫仙之
流也事之不偶殆有甚焉者詩以紀之因書一
絕云江山何日許重來白骨青林事可哀吾黨
莫憐清夢遠海東東去是蓬萊又二律云紫閣
勲名迹已休文章空自壓儒流孤忠敢許懸天
日浩氣還應射斗牛蘇子蟄松遭衆謗杜陵荒
草喚窮愁乾坤不盡江流意回首青山一故丘
斯文今古一堪哀道學真傳已作灰鴻鴈未高

羅網合麒麟偶見信時猜迅雷不起金滕策紫
電誰知武庫才此氣那同芳草合渾淪來往共
盈虧讀者悲之玩其氣格蓋髣髴先生平昔云

煙霞小說

袁公宗臯為長史時中酒晝寢夢一美姬扶床
跽請曰妾克李白洲下陳今願治相公帷幄公
驚覺名黃夫人語異之既而李以黨宸濠敗妻
孥沒入官至是公所受賜婢李姬預焉則昔夢

中人也薦紳聞之皆歎定數之不可移如此

廣之英德江中有恠石為患眾神之建廟祀焉
霍公韜毀其廟未幾雷擊去其石洪濤驅沙江
為安流清遠峽飛來峰有虎患公移文山神虎
遂絕今其文豎寺中人呼驅虎碑

簡傲

王廷陳為文頃刻便就多奇氣然好狎游黏竿
風鷗諸童子樂又蹶不可馴父母扶杖之輒呼

曰大人奈何輒虐海內名士耶爲翰林庶吉士詩已有名其意不可一世僅推何景明而好薛蕙鄭善夫故事學士二人爲庶吉士師甚嚴重稚欽獨心易之時登院署中樹而窺學士過故作聲驚使見大恚然度無如何佯爲不知也乃已當授官給事中用言事故詔特予外補裕州守旣中不屑州而以諫出知當名益驕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疾人或勸之怒曰

齷齪諸盲官受廷陳迎耶當不愧死一日出候其師蔡潮以他藩道者潮好謂曰生來候我固厚而分守從後來亦一見否且生厚我以師故卽分守君命也稚欽曰善乃前迎分守而分守旣下車數州吏微過當稚欽答之十稚欽大罵曰蔡師悞先生見辱挺身出悉呼其吏卒從守勿更侍一府中潛伏亾敢畱者分守窘不能具朝舖謀於蔡潮潮爲謝過稍給之僅得夜引去

於是監司相戒莫敢道裕州者既歸愈益自放
達官貴人來購文見者稚欽多蓬首囚服應之
間衣紅紵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田野間人多
望而避之

王允寧長大白皙談說時事慷慨激烈男子也
於文遠則祖述司馬少陵近則稱北地而已意
不可一世士又好嫚罵人人多外慕而中畏之
其所最善者孫尚書陞一人其同年教祭酒以

書規切之允寧答云僕猶夫故吾耳顧於南中
不宜且南中亦不宜於吾以故人取其近似者
以爲名曰伉厲守高也且僕慤直朴略受性已
定猶僕之貌修幹廣顙昂首掀眉揭膺濶步皆
造化陶冶不可移易古之挾僊術者能蛻人骨
不能易人貌今公責僕勿高勿卑擇中而居之
亦嘗有以里婦之效顰聞於公者乎僕卽死勿
願也允寧後念其母老病乞南得國子祭酒歸

王道業語 卷之八
省道經華山爲文祭之大約以母素敬神而不
蒙庇卽愈吾母病吾太史也能爲文以不朽神
其辭支離恠誕居無何以地震死西安李戶部
愈素恨允寧假華山神爲文詈而僇之今竝傳
關中

諧謔

胡願菴居京師惟携二僕後偶置一妾楊文敏
公以詩戲之云長將病態比維摩喜得新鬟樂

事多不用歎衰憐皓首且欣煖老得青城千金
買笑何須惜百歲流光苦易過從此客邊心緒
好更無高興到湯婆 應菴隨錄

解縉胡儼同觀進士榜解以胡不由科目戲曰
大丈夫必得黃榜書名耳胡笑曰彼亦有僥倖
得之者 胡不樂乎立會嬉與流去嬉舉毛同世
李至剛嘗以罪褫冠服平巾入史館供職閤人
誰何之李旣不敢舉其銜又非徒役乃自稱修

史人李至剛直操鄉音於是館中皆稱之曰羞
死人李至剛吳越人史人史鵠共無聞人
曾公鶴齡永樂辛丑會試與浙江數舉子同舟
其人率年少狂生議論鋒出曾爲人簡默在衆
中若無能者各舉書中疑義問之遜謝不知皆
笑曰夫夫也偶然與薦耳共呼曾偶然已衆下
第曾掄大魁乃寄以詩曰捧領鄉書謁九天偶
然趁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不意偶然又

偶然

陸延枝說聽

羅汝敬馬鐸同在館閣嚴冬沍寒之時羅不帶
暖耳鐸不穿氈襪時人戲之曰羸耳馬足

閑中

今古

聶大年爲杭州教授以詩文名天順初徵修通
鑑綱目大年扶病至京師未入館遂不起詞林
諸公有惜其不獲一見者童大章在座素好諧
謔因曰不必見其人彼但多一耳少一目也衆

為閔然蓋大年聶姓而眇一目也
 今制東宮官名多襲古如庶子洗馬是也景泰
 間劉主靜陞洗馬兵部侍郎王偉戲曰先生一
 日洗幾馬劉應聲答曰大司馬業洗淨少司馬
 尚洗未淨眾聞之噓然後謂主靜曰眾人皆是
 假庶子先生真庶子蓋主靜庶出聞之默然無
 以答二公可謂善矣

童庶子緣京師人

詐嘗撰一事云元世祖

既主中華令華人皆胡服辮髮總髻嘗視太學
 見塑先師孔子及四配十哲像皆冠冕章服命
 有司以胡服易之子路不平懇於上帝帝曰汝
 何不識時勢自盤古以來歷代帝王下至庶人
 皆稱我曰天今胡人名曰騰吉理也只得應他
 蓋今日是他時勢不得不然須寧耐少時必有
 一日復舊也

廬陵陳文籃簋不飭及病革其門下士有善滑

稽者謂人曰昨夕二夜又來取公一夜又攬之
公不肯去其一曰彼將望陞太師柱國如何捨
得去攬之者曰此去卽爲閻羅王何惡也公喜
曰如何便得爲閻羅王夜又歎曰公有淮鹽十
餘萬非閻王而何聞者絕倒

愧齋陳公性寬坦在翰林時夫人嘗試之會客
至公呼茶夫人曰未煮公曰也罷又呼曰乾茶
夫人曰未買公曰也罷客爲捧腹時因號陳也

罷及擢南京太常門生會餞有垂涕者大學士
李文正公東陽在席爲句曰師弟重分離不陞
他太常卿也罷公應聲曰君臣難際會便除我
大學士何妨一座絕倒

客座新聞

陸式齋大參成化間畱滯郎署最久其遷職方
也西涯學士戲之曰先生其知幾乎曷爲又入
職方也陸應聲曰太史非附熱者奈何只管翰
林耶聞者以爲雅諢

成化間陳翰林師名鬻所乘盲馬得六百錢耳
 西涯公以詩論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
 使子美恰有三百青銅錢語也即此可以見前
 輩風度

戚學士瀾美鬚髯院中呼為戚胡一日與司成
 陳鑑會宴投木漆壺陳顧戚曰戚胡投漆壺真
 壺也假壺也戚應聲曰陳鑑看臣鑒善鑒歟惡
 鑒歟

劉文安公為學士掌院事會禮曹移文大書名
 押公不喜題其後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
 大欲如何雖於事體無相碍只恐臨書費墨多
 曹郎深以為愧

陳太史嗣初家居有求見者稱林逋十世孫以
 詩為贄嗣初畱之坐自入內手一編令其人讀
 之則和靖傳也讀至終身不娶無子客默然公
 大笑口占一絕以贈云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

後代有孫兒想君別是閒花草未必孤山梅樹
枝客慙而退

西涯在翰林時偶失朝被罰翰林舊有語云一
生事業惟公會半世功名只早朝言其清無事
也至是西涯續二句云更有運灰兼運炭貴人
頭上不曾饒一座閑然

乙丑科內閣試庶吉士以春陰爲詩題下注不
拘體同年王韋欽佩作歌行爲諸老所賞時柴

墟儲靜夫囀爲太僕少卿過訪欽佩予時在座

因索其稿讀之至警句云朱闌十二晝沈沈畫

棟泥融燕初乳柴墟擊節歎賞曰絕似溫李子

曰本是王韋蓋指摩詰蘇州以戲之爲之一笑

吉水徐舜和先生穆爲侍讀以生朝設席邀諸

吉士會飲凡同年會皆序齒若至座主家則門

生遜一席舜和嘗考易房時徐子容穆伯潛皆

執門生禮舜和以次行酒大聲徐穆二生坐於

此而忘其名之自呼也亦爲之一笑

南京國子監日有鴟鴞鳴於林間祭酒周先生
洪謨惡之令監生能捕者予假三日一時踴躍
之士多得假人目爲鴟鴞公以譏之其後劉先
生俊爲祭酒好食蚯蚓監生名之曰蚯蚓子以
爲鴟鴞公之對

費文憲公宏官侍郎其兄爲太常少卿公宴以
長少易其位劉瑾適過之云費秀才以羊易牛

公答云趙中貴指鹿爲馬瑾怫然去

廖鳴吾倫彥式偕入朝洞野曰有一偶語試對
之人心不足蛇吞象白山徐應云天理難忘獺
祭魚廖楚人倫粵人蓋以物產相嘲云

陸平泉見贊寧筭譜曰秃翁老饒不惜口業好
事者據爲食史不知此乃淇園渭川之刑書也
高中玄爲嚴介溪門生師生好相談謔爲編脩
時嚴自內直回往候之適其鄉人如墻而立嚴

王堂叢書 卷之八
一至衆張拱以前高曰有一雅謔敢爲老師道
之否韓詩中兩語與目前事酷相類嚴曰何語
曰大雞昂然來小雞聳而待也嚴亦大笑人素
嘲江西人爲雞故云

內江趙文肅公貞吉高才負氣好談禪時萬鹿
園恬雅精於禪學以淮上閫帥如京師文肅公
訪之郊外與之談禪議論蜂涌鹿園不答文肅
大喜歸語人曰僕今日降却萬鹿園與之談論
娓娓鹿園惟有唯諾不能措一語華亭陸平泉
宗伯聞而笑曰此是鹿園降却趙公何言趙公
降却鹿園也

儉齋

古朴字文質洪武中以鄉貢隸五軍斷事司理
刑奏家貧願仕冀得祿養母 太祖嘉之除工
部營繕主事累官至戶部尚書先是主事劉良
素行不檢朴考其績下良叩 上左右求最考

朴曰貪侈之人幸未覺露不改終敗最考不可得也後果以昧敗朴在朝三十餘年守身如處子所治職務退未嘗語其家公嘗寢疾楊文貞入視見所居蕭然几上惟自警編一帙此與韓魏公論語唾壺事頗類世稱古公廉信然哉

高穀字世用性謹朴永樂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授中書舍人嘗赴海印寺寫佛經遇雨徒跣以歸或訝其勞苦穀曰我一人何足惜盍達諸當

軸大臣禁寫佛經則所全者大矣當軸聞其語甚器之會考滿改翰林編修及陞侍講學士歷官已二十餘年 上任公宴猶以新花樣補綴舊錦袍外人謂高學士錦上添花

李西涯冬月不爐披用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暴之日移亦移

汰侈

夏言久貴用事家富厚高薨雕題廣囿曲池之

勝勝侍便辟及音聲八部皆選服御膳羞如王公故事閣臣日給酒饌當會食言與嵩共事二載言不食上官供家所携酒餽甚豐飲什器皆用金與嵩日對案嵩自食大官供寥寥草具不以一匕及嵩也

張居正奉旨歸葬所經由藩臬守巡迂而跪者十之五六居正意未慊檄使持庭叅吏部尚書禮至是無不長跪者臺使越界趨迎畢卽身爲

前驅約束吏卒干取飭厨傳居正所坐步輿則真定守錢普所創前重軒後寢室以便偃息旁翼兩廡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爲揮篋炷香凡用卒三十二昇之始所過州邑郵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居正猶以爲無下箸處而普無錫人獨能爲吳饌居正甘之曰吾至此僅得一飽耳此語聞於是吳中之善爲庖者名募殆盡皆得善價以歸

險譎

石曹譎徐有貞然望使親信馬士權爲誨書而滅其迹 上命權臣門達分遣邏卒追有貞於途收士權等俱下錦衣獄達陳諸惡刑於廷必欲士權承以及有貞士權幾死者數數終無一言若少齟齬此五及有貞矣七月二十五日以天變得釋有貞自獄感士權許以一女嫁其子奉湯藥洒泣而別天順四年有貞自金齒歸蘇士權

自泰州來謁欲成婚約有貞有難色士權辭曰貧儒不能當侯家女有貞遂從其言而以微物贈之士權略無怏怏意士權貌甚鄙長不踰五尺議論雄偉氣節凜凜無一言及徐真信義士也

英廟有意江南買辦徐有貞度不可言將入對謂學士薛瑄曰予若多言恐忤 上意若度稍可從後觸止之瑄以爲信然語半伺其後有貞

卽大聲曰薛瑄欲有所言 上問言何事瑄倉卒無所對卽以江南買辦一事言之 上不悅上左右小璫來謁夏言言奴視之其詣嚴嵩嵩必執手延坐款款密持黃金置其袖以是爭好嵩而惡言 上或使夜瞰言嵩寓直何狀言時已酣就枕嵩知之故篝燈坐視青詞草言初以是得幸老而倦思聽客具藁亦不復檢閱多舊所進者 上每擲之地而棄之左右無爲報言之 亦不復顧嵩聞而益精專其事以是 上益愛之

忿狷

高穀夫人悍妬無出置一妾又禁穀不容入寢偶畱陳循酌談及此夫人於屏後聞之卽出詬循掀案作怒以一棒撲夫人仆地因數之曰汝無子又不容妾是欲絕高氏後也吾當奏聞置汝於法自是妬少衰高得御妾生一子峘友人

稱之曰此陳公一怒之力也

大學士張璠自以非由翰職起家驟居輔導而議禮時又輒被詞臣攻擊頗懷怨忿入閣未幾

上以待讀汪佃進講洪範九疇不稱 旨令

吏部改調外任因命內閣選擇翰林諸臣稱職者畱用不稱者量除他官蓋疑璠有密揭也楊一清等言翰林清要之地誠不可以匪人處之且文學政事材各有宜枉而用之終無成績宋

兩制儒臣皆常敷歷州郡遂多名臣內外均勞自昔然矣臣請選自講讀以下其學有本原文能華國行義無玷者存畱供職以備經筵史局之選卽文學未稱而材識疏通堪理政事者請下吏部量才外補 上報可尋調佃寧國府通判而中允劉棟楊維璠等侍講崔桐等皆補外多至二十人而翰林諸臣十去其七矣璠又以庶吉士皆乳臭之子不堪教養又不當出爲科

王生叢書 卷之八
道止據其中第除選於是吏部以袁袞等補司
屬有出爲知縣者矣以璉進閣時庶吉士不屑
赴揖也此亦翰林一時之厄乃博學強記如璉
敏給精練如一清卽翰林中亦罕見其比信乎
儲材不可不廣也

嚴嵩嘗奉使至廣西道謁鄉人李遂遂故御史
司其省試而得嵩者當宴鹿鳴日諸生前爲壽
時嵩頽羸鶉衣遂不復盼接至是投刺見而講
不免同祖遇怒解斥爲民人固有幸不幸也

前南京刑部主事陸澄始以議禮不合見擯已
大禮既定澄不勝希用之念乃自悔議禮之非
初爲人所註誤後質於師王守仁而知張桂諸
賢之是疏下吏部尚書桂萼極言他時執政偏
謬徇私牽連百司張羅伏機更相傾搆故當時
明智之士明知其非不敢明言以觸時忌澄乃
脩慝不隱事過不欺宜聽自新以風各司於是

詔復其官以孽之邪譎豈不知澄之反復而顧
爲之噓植益亦揣朝臣之附已者少故曲名黨
援令豈翬競起陰樹赤幟持衡之地不宜存此
心也

惑溺

楊文貞子稷惡狀已盈王文端爲文貞言之遂
請省墓實欲制其子也稷知每驛過中先置所
親譽稷賢後颺言曰人忌公功名之盛故誣稷

王御醫劉文泰訐奏三原公令人作傳事可見
其槩矣嘗與同寅劉閣老不協劉作一對書之
門曰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荆公性更偏時論
頗以爲然

翰林院學士一人多或三五人閣老洛陽劉公
健脩會典成翰林一時陞學士者十人時餘姚
謝公遷以禮書爲大學士在內閣蘇州吳公寬
以禮書在東閣南昌張公昇爲禮書湯陰袁公

守直以禮書掌通政事賈公斌以禮書掌鴻臚
事神樂觀道士崔志端以禮書掌太常寺京師
爲之語曰禮部六尚書一爲黃老翰林十學士
三是白丁朝紳一時盛傳蓋十學士內三人皆
成化戊戌閣老萬公安所選爲庶吉士者至是
三十年而公論終莫掩也

蕪湖胡燿字仲光弘治癸丑進士改庶吉士內
閣試上苑聞鳩詩云風日晴和欲醉人耳邊忽

送一聲新似將明主三推意喚起良農四海春
花鳥有情憐好景雨暘無補愧微臣聽餘忽起
江南思百畝沙田野水濱內閣以雨暘無補句
爲譏已黜爲戶部主事

紕漏

文廟過江廷臣有約同死難者已俱負約獨紀
善周是修自縊後解縉爲墓志楊士奇爲傳謂
其子曰使我與汝父同死今誰爲作傳

錢學士溥陞天官侍郎回自咤云我平生感左
璫之恩爲不淺蓋嘗在翰林中領教諸小奄今
懷璫是也舉實其力懷嘗於 聖誕日被賜金
二錠奏云今某至此皆師父之教畱以轉奉溥
至京懷置燕以前金爲壽因跪曰與師父置一
酒器溥荅曰當與房下作首飾常常頂戴太監
聞者皆絕倒

劉儼主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子入試屬之

皆不從二人因劾儼考閱不明并摘命題雖欲

自絕語請如洪武中劉三吾等坐罪 上命高

文義公覆試諸得舉者高力言儼等無罪 上

令准二子會試王文復疏辯 上不喜曰敢再

言者以大臣擅法論遂已先是廬陵羅崇岳舉

順天第一以詭籍斥還時人爲之語曰榜有姓

名還是學生榜無名氏京闈貢士

虜逼京師徐理自負意識過人銳志功業兼云

能測天象謂胡人當復卽今不如回南以淮爲
界各守一方太監金英拂然不說與安亦大怒
喝詈這厮該死敢如此妄言 聖駕在口外誰
整理還回 祖宗山陵宮闕誰守護衆因斥出
之尋命守彰德等處

尹直致仕去又數載

太子出閣上承華聖德

箴頌因舉先朝黃淮例冀復得賜對 上責以

亾恥却之直愧沮老且病死所著有瑣綴錄萬

安故直黨也力詆之欲自解一時大臣如尹旻

項忠賢有聲望如吳與弼陳獻章咸指摘其私

亾少恕人謂直不得志其是非謬盭如此

太常卿陳公音字師名福建莆田人有文行而

性恍惚多誤前輩傳其事以爲笑刑部郎中浙

江楊某字文卿又有山西人楊文卿爲戶部郎

中一日浙江楊氏招飲而師名造山西楊氏時

文卿尚寢聞其來亟起迎之坐久師名不見酒

饋乃謂曰觴酒豆肉足矣毋勞盛設文卿愕然
應曰諾入告家人使治具俄而浙江使人至白
以主翁久俟師名始悟曰乃汝主耶我誤矣一
笑而去

陳清旦入朝誤寘冠纓於背及覩同列垂纓俯
視領下而駭曰公等悉冠纓而吾獨無何也一
人遽持其纓而正之曰公自有纓獨無背後眼
耳諸公大噱

陳嘗自院中歸語從者曰今日訪某官從者偶
不聞引轡歸舍師名謂至某官家矣升堂周覽
曰境界全似吾家何也又覩壁間畫曰是我家
物何緣在此既而家僮出叱之曰汝何爲亦來
乎僮曰是吾家也師名始悟此節與北齊劉儀
同相類初疑訛傳
及聞蔡林屋云嘗見吳匏翁述
之爲笑談乃信真師名事也

陳太常音嘗考滿誤入戶部見入稅銀者驚曰
賄賂公行至此已極

上鍾愛興王或爲焦芳計曰盍說昭德勸 上
廢太子改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興王無
國而有國也如此可長保富貴豈直免禍哉芳
大以爲然卽言於昭德如其言以勸 上時懷
恩在司禮監曰此事只在懷恩間召恩微露其
意思免冠叩首曰奴死不敢從寧 陛下殺恩
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不起 上不懌
而罷恩退閉門不出詔往鳳陽守陵恩去次及

覃昌曰以懷太監之力量尚不能支我何能爲
憂不知所出或爲之謀曰廢儲必下詔詔必出
內閣不如謀諸閣老使分其責昌以爲然於是
以 上命各賜金一篋乃詣閣下言之萬安不
對次劉吉亦默然 上又質昌無所容屢欲自
頸死會泰山震內臺奏曰泰山東嶽應在 東
朝得喜乃解 上曰彼亦應天變乎曰 陛下
猶上帝 東朝上帝之子也何爲無應 上首

肯始爲 東宮選妃不復言易儲事矣

鳳翔之麟遊有虎臣者慷慨有節氣成化末貢
入太學適聞萬歲山架棕棚以備登眺臣上疏
極諫 憲廟奇之祭酒費閭不知也懼其賈禍
乃會六堂鳴鼓聲罪以銀鑰鎖之以待俄官校
宣臣至左順門中官傳 溫旨勞之曰爾言是
也棕棚卽拆卸矣命選時吏部予臣七品正官
閭聞而大慚臣名遂播天下後知雲南鶚嘉縣

卒於官

雙槐歲抄

焦芳爲

孝廟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尤惡江

西人一時先正名卿無不肆醜詆以快其私忿
所書多矯誣不根往往授意所厚若段吳輩使
筆之挾瑾威以鉗衆口同官避禍皆莫敢竄定
一字

焦芳寡學閱章疏不大了了而日伺瑾所願授
輒奉行四方賂瑾者首具三之一賂芳以轉及

瑾亾不如願欲去增解額斥翰林外補日夜汲汲修睚眦不少遺也

葉淇與內閣徐溥同年最厚溥以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且遠涉在運司納糧價多而又易辦淇遂奏准兩淮運司鹽課於運司開中納銀解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價積至一百餘萬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壞舊法也蓋洪永以來天下鹽課俱

開中各邊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預就邊開墾轉運本色以待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而阡陌林木交互森茂胡馬不得內侵今廢商人赴邊報中之法雖曰利多而土地拋荒米豆騰湧鹽政亦并大壞二人誤國之罪不可勝誅矣

巡撫江西都御史閔珪以江西盜賊多京宦大家佃僕遣人捕之占不發乃奏欲併及其主者

王堂書語 卷之八
三十五
謫戍邊方下所司謝一夔與兵部侍郎尹直恐其家被羅織汲汲欲沮珪奏而所司不然以爲巡撫奏事必有所見宜從其言但重治羅織者罪自不敢犯議入 上竟寢其奏不行調珪於廣西執政有疑之者一日言及一夔曰閔珪之謬得吾李孜省密本纔止不然幾爲吾鄉人害自是人始知 朝廷紛更顛倒皆孜省之爲也故一夔陞尚書之驟力疾督永昌寺之役清議

大爲鄙薄云

翟鑾二子應鄉試主試官來謁辭鑾鑾爲恫喝關節咸唯唯卽取薦會試亦如之而復昂其對策取上第大學士嵩負 上寵日恚鑾先之乃嗾給事御史使論劾鑾等 上怒責鑾自辯解鑾枝梧又其語多引西苑直 上益怒下詔稱翟氏子雖有軼轍才不得竝進奪寒士路併鑾除名其主試少詹事江汝璧中允秦鳴夏贊善

浦應麒咸從坐矣

中允郭希顏久廢欲鈞奇取顯位上疏請建帝立儲世廟志甚命卽其家斬之傳首四方庚戌虜闌入邊司業王同祖上書請捐內帑數百萬金遺迤北荒外之虜與中國夾攻之凡再上科臣謂非所宜言糾正之同祖益憤憤不自得請上還宮改元創新政以整齊宇內建帝與改元皆上所惡聞見之亦欲寘大辟然希顏鈞禮遂出叵測漫應之次日始修門生禮布幣再拜而曰某非敢薄公也以公嚮厭之恐終棄之耳其狎隘急睚眦如此

刺毀

永樂間沈度以能書爲學士許鳴鶴以能文爲中書朝中語曰學士不能文中書不能書

莊杲臥病不起入定山據真珠達磨二泉交流之內居之遶山墾田引流種樹賦詩爲樂名公

過者無不造焉丘文莊深惡之曰引天下士背
朝廷者梟也吾當國必殺之

丘文莊自製餅軟膩適口托中官進上食之

喜命司膳監效爲之不中式俱被責因請之丘
不告以故中官曰以飲食器用進上取寵此

吾內臣供奉之職非宰相事由是京師盛傳爲

閣老餅

瓊臺丘公濬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人謂陰

耳稷復迎於數百里外羶帽油靴朴訥循理家

中圖書蕭然文貞遂疑文端妬已還京卽出之

吏部

涂垓豪宕風發飲酒百鍾不醉又愛近女後庭

多稚齒媵媾稅文之暇則御之後居官十五六

年大致皆然或云慾念損真公疾則宜也藉令

不病則不自廢退卽病能勉晉坊局則六七年

間亦可遂躋台鼎卒以病廢病亦遂卒

新建好聚斂多姬妾自詭知字學語姜仲文曰
婦人口液名華池神水吮而嚙之可不死故活
字乃千人口中水也一時傳以爲笑

仇隙

歷城尹公素不善尹直禮侍缺他有舉薦上
不允以直爲之翼日廷遇歷城舉笏謝之歷城
曰公簡在帝心者自此結怨尤深

景泰間用人多密訪於少保于謙時缺祭酒翰

林徐有貞嚮意補之以門生楊宜爲少保內姻
託爲之請至於再四少保曲意從之因中使言
於上一日退朝宣少保至文華殿辟左右諭
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然其存心奸邪豈堪爲
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被他教壞
了心術少保無所對惟叩頭謝而已退則汗出
浹背左右遙聞祭酒之說而未悉有貞竟不得
知遂銜少保至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事果誣

以重罪

焦芳爲侍講九年當遷學士矣時相善詹事彭
華而意薄芳也遲之曰芳亦學士乎芳恚楊聲
謂華與時相好而尼我不遷不遷將劓刃長安
道中華懼不得已謀於相遷芳侍講學士

鄭淡泉云方遜志寵任時薦西楊西楊修實錄
乃謫方叩頭乞餘生西楊薦陳芳洲芳洲嗾人
訐西楊之子稷竟死西市芳洲令徐武功更名
進用武功竟置芳洲於鐵嶺武功爲石總兵盡
奪門之謀石又置武功於金齒近日永嘉貴溪
亦頗類此

嚴相謂華亭公吾生平爲貴溪所狼籍不可勝
數而最不堪者二事其一大宗伯時貴溪爲首
揆俱在直欲置酒延貴溪者數矣多不許間許
至前一日而後辭則所徵集方物紅羊貔狸消
熊棧鹿之類俱付之烏有一日候出直乃敢啓

齒又次揆諸城爲從史則曰吾以某日赴白閣
出卽造公不過家矣至日諸城爲先憩西朝房
以俟乃貴溪復過家寢於它姬所薄暮始至就
坐進酒三勺一湯取略沾唇而已忽傲然起長
揖命輿諸城亦不敢後三人者竟不交一言

玉堂叢語卷之八終



